

餘震

張翎

2019.5.24

- p.3 也為那些數字傷痛過,可那卻是山高水遠的傷痛,並無切膚的感覺。
痛通常是我寫作靈感萌動的預兆。
- p.4 那個鐵罐一樣嚴密的年代成功地封閉了任何有蛛絲馬跡的照片。於是我和
那段往事失去了直接的聯繫,我的想像力只好在那些文字構築的狹小空間裡
艱難地匍匐。
- p.4 我發覺我的靈感找到了一塊可以歇腳的石頭。孩子,和他們沒有流出的眼淚。
還有那些沒有被提及的後來。
- p.4 對她來說,在那一天裡轟然倒塌的不僅僅是房屋,還有她對整個世界的信任。
- p.4 《餘震》是關於疼痛的。一種天災帶來的,卻沒有跟隨天災逝去的心靈疼痛。

餘震

- p.17 一家人風風火火光光鮮鮮地一路騎過,惹得一街人指指戳戳的—卻是不管不
顧的。
- p.19 很多年後,她還在懷疑,她對那天晚上的回憶,是否是因為看過了太多的紀實
文獻後產生的一種幻覺。她甚至覺得,她生命中也許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一個
夜晚。
- p.22 母親的聲音更像是一股脫離了母親的身體自行其是的氣流,在空氣中犀利地
橫衝直撞,將一切攔截它的東西切割成碎片。
- p.23 母親石破天驚的那句話是:
小.....達。

- p.30 靠不住啊，這世上沒有一樣狗東西是靠得住的。小燈恨恨地想。
- p.30 尋常歲月裡耗其一生才能參透的生死奧秘，一次天災輕輕一捅就露出了真相，再無新奇可言。
- p.31 美麗她們見識過，殘缺她們也見識過，只是把這樣的殘缺安置在這樣的美麗之上，卻是一種她們無法容忍的殘酷。
- p.41 「亨利，這世上，沒有一樣東西，是你可以永久保存的。你以為你擁有了一樣東西，其實，還沒等你把這樣東西捏暖和了，它就從你指頭縫裡溜走了。」
- p.48 「小燈，我一直以為，你是一隻從來沒有飛過森林的雛鳥。」楊陽輕輕地嘆了一口氣。
「楊陽，不是天下所有的鳥，都得通過飛行才認識森林的。」
- p.50 攝影師「哦」了一聲，將那半截驚訝圓滑地吞進肚子。
- p.51 小燈的身體如同一座結構複雜景致繁多的園林，他已經走過了裡邊所有的亭台樓榭，流水林木，只有那最後的一扇門，小燈死死守住不放他進去。
- p.57 就像是一個暗夜趕路的莊稼漢，踩到一塊惡石上摔得頭破血流，傷疤是永遠地留下了，他還不能記恨石頭，他只能裹了傷口繼續趕路。
- p.58 平等均衡的狀態一旦被打破，人跟人之間就有了縫隙，縫隙之間就生出了嫉恨的稗草。
- p.68 可是小燈不肯伸手。伸手不是小燈做人的姿勢，從來不是。
- p.73 如果趕得巧，應該可以在他們準備出門吃午飯的時候，把他們正正地堵在門口。
希望沒有打亂你們的什麼計畫。她會這樣對他們說。
- p.74 人逃得再遠，也逃不過自己的影子。不如回過頭來，面對影子。說不定你會發覺，影子其實也就是影子，並沒有你想像得那樣不可逾越。
- p.74 也許，僅僅是也許。

p.75 沃爾佛醫生哈哈大笑起來，笑得頸脖上的贅肉一圈一圈水波紋似地顫動起來。

p.75 一直在跌倒和起來之間掙扎。

p.77 小燈的嘴唇顫顫地抖了起來，卻半天扯不出一個字來。只覺得臉上有些麻癢，就拿手去抓。

過了一會而才明白，那是眼淚。

阿喜上學

p.100 獼猴穿了人衣裳，也有幾分人樣哩。

p.103 阿媽想說我們黃家的女仔養大了送人做小，還不如剝成塊扔河裡餵鯿。

p.107 所以給女仔提媒也叫「問名」。阿喜也是在阿久家來提親的那陣子，才知道自己的全名叫黃翠喜的。

p.107 你鼻屎大的一個人，也講什麼命不命的？你的命在你腳底下呢，看你自己怎麼走。你走了陽關大道，你就是黃翠喜。你若挑著那陰溝黑道走，你就不翠也不喜了。

p.108 阿喜匆匆穿上褂子，趿著鞋子下樓去開燈開門。阿爸翻江倒海地吐了一地。阿喜站的有兩步遠，青花步褂的前襟卻已沾上了阿爸嘴裡噴出的帶著菜末的黃汁，那味道熏得阿喜打了個趑趄。

p.110 阿喜近日的覺很輕，輕得像是一張薄如蟬翼的綿紙，任何一陣風吹草動都能把它捅出一個洞來。

p.120 她坐在他們中間，大得像是牛行走在雞群裡。阿喜被這個想法逗樂了，剛把嘴角牽了一牽，就醒悟了這不是一樁好笑的事，便把那個鑽出一個角的笑意生生地按捺了回去。

p.122 她的英文是一灘淺水，盛不住這麼大的口氣。

- p.126 剛開始時先生講的課,就跟一堵厚實的石頭牆,任憑阿喜把眼睛睜得天一樣大,耳朵豎得刀一樣尖,也穿不過去一條細縫。後來那石頭牆就有了些小洞眼,那眼裡就透過些稀疏的光亮來。漸漸地,那洞眼越來越大,把那石頭牆穿得千瘡百孔,阿喜坐在教室裡,變滿眼是大光亮了。
- p.127 金山其實不叫金山,金山有個洋名叫加拿大。鹹水埠也不叫鹹水埠,鹹水埠正經的名字叫溫哥華。
- p.127 說鼻屎大一個仔,怎麼有這麼多的氣要嘆?你在學堂裡,先生天天教你學問,那是騎馬在行路。阿叔我沒得學堂上,是自己教自己學問,那叫赤腳走路。你說哪個行得快?阿喜憋不住笑了。
- p.131 四眼阿叔說你個女仔怎麼有這麼多問題?再問下去天也較你問塌了。
- p.133 未嫁以先,扶攜爹娘,經管家居諸般事宜;嫁為人婦,養育兒女,明瞭天下是非曲直。於國於家,有萬利而無一弊。
- p.138 走到史密斯小姐辦公室門口的時候,腳脖子已經陷進了地裡。
- p.139 從前是說得,卻不會說,今天是會說,卻說不得。

向北方

- p.153 他征了半天,心想自己大概還是期待著瀟瀟說些話的。可是他到底期待瀟瀟說什麼樣的話呢?其實,無論她說什麼,他都主意已定。她是知道他的,所以她什麼也沒說。
- p.172 她知道他的每一次呼吸都是一個戰役,她知道他身上的每一塊骨頭每一絲肉都在呼喊著疼。別人聽不見,她清清楚楚地聽見了。那天尼爾頭上的那根針彷彿是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,突然就把她壓垮了。她不想爬那些山了。她不想爬的原因不是因為她自己,卻是因為尼爾。她知道他爬不動了,她是唯一一個可以解救他的人。
- p.192 心想這大概也就是一個故事,一個有點意思的小故事。故事每天都有,如雲彩飄進飄出她生活的天幕。可是故事至多只是生活的背景而不是生活本身,她的生活不會因為故事而發生改變。

p.202 用瀟瀟的話來形容,是提起來一串,放下來一攤的那種。他問過瀟瀟那樣東西是不是屎,瀟瀟既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。

p.210 「就你把他當個正常人看,從來不讓著他。」
「讓,怎麼個讓法?除非你能叫全世界人民都讓著他。將來到社會上去,他還不得摸爬滾打,靠本事吃飯?不如現在就把他當個正常人摔打。」

p.212 她有她的傷。他有他的傷。他治不了她的,她也治不了他的。他看著她緊緊地攀援在一片行將朽爛的木頭上,朝著渺無邊際的深淵飄去,卻救不得她。

花事了

p.267 你媽怕是不行了,你先把後事預備下來。你媽這盞油燈,就是爲你爸點的。你爸一走,她沒了想頭,油也就熬乾了。